



# 學兼三藏，志在宣法

——道安大師的佛教知見和活動

蔡惠明

道安大師（三一—三八五）俗姓衛，常山扶柳（今河北冀縣）人。是我國東晉時代最博學的佛學家，也是當時最有影響的佛教弘傳者和組織者。孫綽在『名德沙門論』中稱「釋道安博學多才，通經名理。讚曰：物有廣瞻，人固多宰，淵淵釋安，專能兼倍。飛聲并壘，馳名淮海，形雖草化，猶若常在。」

梁慧皎編『高僧傳』卷五載：道安大師「家世英儒，早失覆蔭，為外兄孔氏所養。年七歲讀書，再覽能誦，鄉鄰嗟異。至年十二出家，神性聰敏，而形貌甚陋，不為師之所重，驅役田舍，至於三年，執勤就勞，曾無怨色。篤性精進，齋戒無闕。數歲之後，方啟師求經。師與『辯意經』一卷，可五千言。安齋經入田，因息就覽，暮歸，以經還師，更求餘者。師曰：「昨經未讀，今復求耶？」答曰：「即已暗誦。」師雖異之，而未信也，復與『成具光明』一卷，減一萬言，齋之如初，暮復還師。師執經覆之，不差一字，師大驚嗟而敬異之。復為受具戒，恣其游學。」

道安大師在禮高僧佛圖澄為師後，深得賞識，修學更勤。他早年在華北一帶講學弘法。公元三六四年率徒家往東晉境內傳教，行至新野，分出一批人往揚州等地，自己則到了襄陽，在襄陽十五年間，他大力從事佛典的整理。據『本傳』載：

「初，經出已久，而舊譯時謬，致使深義隱沒未通，每至講說，唯叙大意，轉讀而已。安窮覽經典，鈎深致遠，其所注『般若』、『道行』、『密迹』、『安般』諸經，並尋文比句，為起盡之義，及析義甄解，凡二十二卷。序致淵富，妙盡深旨，條貫既序，文理會通，經義克明，自安始也。」

「自漢魏迄晉，經來稍多，而傳經之人，名字弗說，後人追尋，莫測年代。安乃總集名目，表其時人，詮品新舊，撰為經錄，象經有據，實有其功。四方學士，競往師之。」

可見道安大師對改進我國譯經事業所作的卓越貢獻。當時前秦王苻堅慕大師名，說：「襄陽有釋道安，足神器，方欲致之，以輔朕躬。」他遣苻丕南攻襄陽，師與朱序俱被護送至長安。苻堅高興地對僕射權翼道：

「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，唯得一人半。」翼問是誰？苻堅答稱：「安公一人，習鑿齒半人也。」於是道安大師被迎至長安五重寺駐錫，僧眾數千，大弘法化。

還有一件感應的事，據『本傳』載：

「安常著經，恐不合理，乃誓曰：『若所說不甚遠理，願見瑞相。』乃夢見梵道人，頭白眉毛長，語安云：『君所注經，殊

合道理，我不得入泥洹，住在西域，當相助弘通，可時時設食。『後』十誦律』至，遠公乃知和尚所夢賓頭盧也。於是立座飯之，處處成則。』這裏所指的遠公，就是道安大師的弟子，我國淨土宗的始祖慧遠大師。

道安大師常與弟子法遇等於彌勒佛像前發誓願生兜率。秦建元二十一年（三八五年）二月八日，他忽然當眾宣佈說：「我當去了。」那天齋畢，無疾而終。『本傳』又載：「安先聞羅什在西國，思共講析，每勸堅取之。什亦遠聞安風，謂是東方聖人，恒遙而禮之。……安終後十六年，什公方至，什恨不相見，悲恨無極。」可見大師與西竺鳩摩羅什大師有一段殊勝的神交因緣。

道安大師的一生主要的佛教活動和佛教知見是：

一、組織翻譯，整理和介紹佛教經典。道安大師晚年在長安主持譯經共十部一百八十七卷，約百餘萬言。他注經作序的著作，據史書記載共六十餘種，但已佚失三分之二，僅存二十多種。僧祐在『出三藏記集·道安傳』中說大師：「序致淵富，妙盡玄旨，條貫既序，文理會通，經義克明。」是指大師所作的經序，對於闡明經義也有很大的作用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：大師還編纂了我國第一部佛經目錄。這部經錄雖然還較簡畧，但由於大師對當時流傳的佛經能嚴別真偽，分門別類，標明年代和譯者，給後世繼續整理經錄開拓了道路。僧祐編的『出三藏記集』中經錄部份，就是在大師經錄基礎上補充而成的。它在我國目錄學史上佔有重要的一頁。

二、學兼三藏，志在宣法。道安大師認為：「教化之體，宜令廣布。」他除了自己學兼三藏，博覽經書外，還致力於組建僧團，培養人材。在華北和襄陽，他有常隨弟子僧數數百人，是當時最大的僧團。慧遠大師就是他的弟子和僧團中傑出一個。爲了適應晉王朝南下的需要，注意擴大佛教在南方的影響，他派遣弟子們東至揚州、南至長沙、西至四川，沿長江流域建立許多據點，對佛教由北向南弘傳，由黃河流域擴展到長江流域起了重大

的作用，這是大師對我國佛教弘傳不可磨滅的功績。

據『本傳』說：「魏晉沙門依師爲姓，故姓名不同。安以爲大師之本，莫尊釋迦，乃以釋命氏。後獲『增一阿含』，果稱四河入海，無復河名，四姓爲沙門，皆稱釋種。既懸與經符，遂爲永式。」按道安大師本隨師姓竺，後改爲釋。現在流行出家兩家都冠釋姓，就是始於大師的倡導。

三、創本無宗，提倡禪學。道安大師是我國佛學創立學派的最早一批佛教學者傑出的代表。他對傳自印度的佛教各派思想是兼收並容的，其中對般若學的研究用力最多，同時又對禪學進行探索。從漢到晉，印度佛教傳入我國主要是禪學和般若學體系，而大師是當時這兩系的集大成者。他初步融通了這兩系的思想，開創了本無宗。

大師在『名僧傳·曇濟傳引七宗論』中主張「無在元化之前，空爲象形之始，故謂本無。」這個「無」、「空」就是事物的本體，宇宙的最後本源。他把般若學思想解釋爲「以無爲本」的思想，對「般若經」的根本原理——「空」的含義作了闡發，因而被稱爲「本無宗」。

大師的禪學是「般若」智慧具體運用的學說，是本無宗的理論核心。他認爲只有通過禪法的修煉，才能真正體會和得到般若，達到佛教嚮往的境界。他在『出三藏記集經序卷六·安般注序』中寫道：

「夫執寂以御有，崇本以動末，有何難也？安般居十念之一，於五根則念根也。故撰『法句』者，屬惟「念品」也。昔漢氏之末，有安世高者，博聞稽古，特專阿毘曇學，其所出經，禪數最悉。此經其所譯也。茲乃趣道之要徑，何莫由斯道也。」因此他認爲「人之所滯，滯在未有，苟宅心本無，則斯累豁矣。」也就是主張人心去掉異想，空掉外物，直接體會「本無」，和「本無合一。」在他以前，哲學家王弼從「以無爲本」出發，也認爲指導人生的原則是「反本」。道安大師的禪學理論在一定程度上與王弼的「反本」思想可說是殊途同歸。

四、制訂軌範，建立法規。道安大師還在研究之餘，爲僧尼建立軌範，他曾制訂：1. 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；2. 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；3. 佈薩差施悔過等法。迄今在我國佛教寺院中仍沿習通用這些法規。

此外，『本傳』還記載：「高平郝超遣使遺米千斛，修書累紙，深致慇懃。安答書云：『損米千斛，彌覺有待之爲炊。』」習鑿齒書與謝安，書云：『來此見釋道安，故是遠勝，非常道士，師徒數百，齋講不倦，無變化技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，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羣小之參差，而師徒肅肅，自相尊敬，洋洋濟濟，乃是吾由來所未見。其人理懷簡裏，多所博涉，內外羣書，畧皆徧觀，陰陽算數，亦皆能通，佛經妙義，故所游刃，作義乃似法簡法道，恨足下不同日而見。其亦每言思得一叙。』其爲時賢所重，類皆然也。」

可見大師受到當時社會尊敬，享有崇高威信的一般。晉孝武帝也曾頒詔：「安法師器識論通，風韻標朗，居道訓俗，微績兼著，豈直規濟當今，方乃陶津來世，俸給一同王公，物出所在。」

據記載：當時藍田縣曾發現一個大鼎，容量二十七斛，邊有篆文銘記，沒有人能識，乃請大師勘察，師鑒定爲魯襄公所鑄，乃寫爲隸書。又有人持一銅斛在市上出售，其形狀正圓，下向爲斗，橫梁昂的爲升，低的爲合，梁一頭是簫，簫同黃鍾，容半合，邊有篆銘。苻堅請問於大師，答稱：「此王莽自言出自舜，皇龍戊辰，改正卽眞，以同律量，布之四方，欲小器鈞，令天下取平焉。」苻堅爲他的博學多聞所攝服，傳詔學士內外有疑，皆師於他。當時京師傳說：「學不師安，義不中難。」其評價之高，可說是首屈一指了。

道安大師是我國歷史上最優秀的佛子之一，他的佛教活動與佛學知見將永垂史冊，照耀着我們前進的道路。我們要從他留下豐富和寶貴的著作中汲取營養，繼承和發揚佛教優良傳統，爲護持三寶，弘揚正法作出貢獻！

（上接第39頁「虛雲和尚」）

雕鑿佛像，以表其誠，以存佛之形象，亦正與記之以文字供世代從茲而習佛法，豈是教人着相？

都不記，都不說，都不鑿刻佛像，都不說佛，怎麼傳佛法？空到這地步，豈非又入了空魔？

德清獨自徘徊於那雲崗大佛之下，他禮拜着，他知道他拜的並不是石頭，而是石頭所象徵的佛陀萬佛智慧！

然而他是寂寞孤獨的，他一向都如此。

## 54

德清和尚到了華陰縣，遙望那華山，恰似一朵千瓣蓮華，聳立於西北大高原之上，奇秀挺拔，主峯五座聳立，高入雲霄，古詩云：「天外三峯削不成」，正是咏此。

此時秋高氣爽，遊人衆多，德清也不須問路，隨衆先來到華山山麓玉泉書院，此處是登山唯一入口，衆人都在此汲飲清冽冷泉，裝滿水壺，準備乾糧。那玉泉書院的管事對德清說：

「大師父，你怎麼不多裝滿水壺呢？這玉泉水最清，多裝些路上好解渴，那山上是沒有泉水的呢，『千古華山一條路』！登華山只有一條路，都是石級棧道。」

德清慌忙遵教，多裝了兩壺泉水，隨着遊衆，進入山谷，開始登山。

那山路漸行漸陡，越走越狹，實際上，乃是人工在石岩上開鑿出來的石級，寬不及三尺，僅可容一人行走，也不知有多少千百級。那些石級，都是鑿在懸崖絕壁的邊緣上，一邊是陡直如牆的峭壁，另一邊就是一落百丈千尺的深谷，奇險極了。這些絕壁，都是灰黑色又夾雜着水青沙黃斑紋的萬年火成岩，絕壁上，不是尖削如刀斧鋒刃，就是平滑如硯台，或則生滿青苔，均無可攀扶。壁邊設有巨大鐵鏈，牢牢釘在石內，遊人須手拉鐵鏈，方能拾級而上。

（未完）